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林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事實類苑　　雜家類五　雜纂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事實類苑六十三卷宋江少虞撰少虞字里未詳據序首自題稱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事而江西通志亦未載其履貫盖其事蹟已不可復考矣其書成於紹興十五年以宋代朝章國典見於諸家記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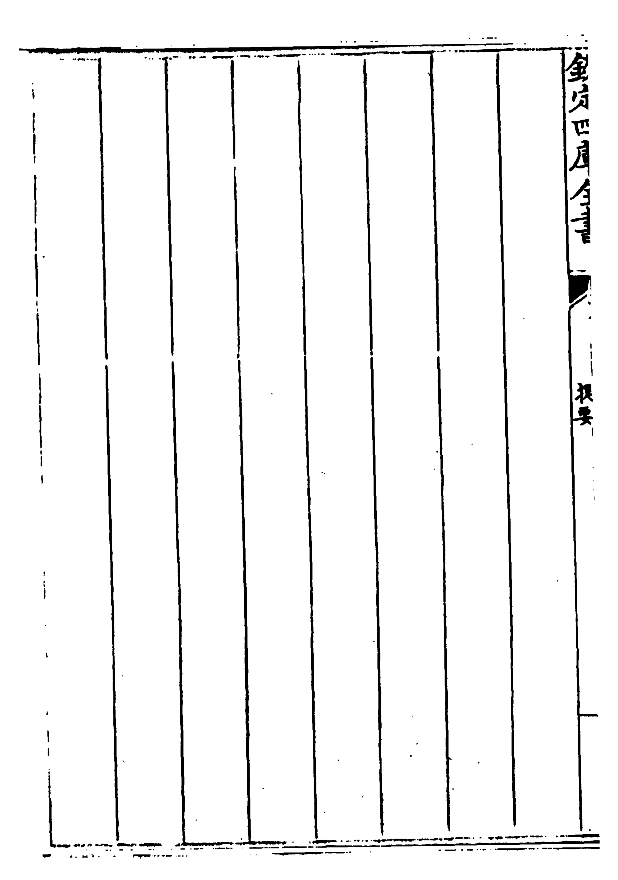
甚多而畔散不屬難於稽考因為選擇類次之分祖宗聖訓君臣知遇名臣事迹德量智識顧問奏對忠言讜論典禮音律官政治績衣冠盛事官職儀制詞翰書籍典故沿草詩賦歌詠文章四六曠達隱逸仙釋僧道休祥夢兆占相醫藥書畫技藝忠孝節義將相才畧知人薦舉廣知博識風俗雜誌凡二十四門自序作二十八門盖傳録之訛也所引之

書悉以類相從全録原文不加增損而以書名注明每條之下共六十餘家凡用功十四年而成故徵採極為浩博至其雜摭成編有一事為兩書所載而先後並存者又如邉鎬稱邉和尚等事及諸家詩話所摘唐人詩句皆與宋朝事實無關亦槩録之未免有氾濫之失然北宋一代遺文逸事畧具於斯實可資於辨証王士禎居易録稱為宋人説部之

宏偹而有裨於史者良非虗語至其間若國
朝事始三朝聖政録三朝訓鑒蓬山志忠言
讜論元豐聖訓傅商公佳話兩朝寶訓熙寧
奏對劉真之詩話李學士叢談等書俱已久
佚無傳均藉此足以考見一二是尤說家之
總彚矣王士禎又載此書四十卷而今本寔
六十三卷檢勘諸本皆合並無同異疑亦士
禎筆誤之失云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事實類苑原序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於分散數家之事則甚多疏略後世猶或非之然則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籍籍日有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裒掇有所未盡況軼入他說者歷年浸久踈殘之餘不少槩見則史失其傳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可勝計耶我

宋肇興聖神克繼垂二百年太平憲物容典踵古治而增華未有緝熈炳煥可考如今者也不刋信史誠足以表敭萬代然而秘省邃嚴非外學所得見况其遺文逸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縉紳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日今世巨公名卿老師宿儒以其所接於耳目可以警憲於世者筆之載録傳紀無慮數十家嘗惜其畔散不屬難以稽考曩因餘暇備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比附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牴牾者自餘據

實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合為一書名曰皇宋事實類苑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勲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異域風俗之殊纖悉備有釐為二十八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旁搜遠覽而太平遺逸之美麗具在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庶幾乎尚有典刑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而樂道也深愧識見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每門之末不敢斷以已意錄而存之將以有望於後之君子

云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江少虞謹序

事實類苑卷一

宋 江少虞 撰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毋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

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寧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賜還本國復宴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俶感泣再拜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袱封

識甚容以賜且戒以塗中密觀洎即塗啟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秦亭之西地夕陽鎮産巨材森欝綿亘不知其極止利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郡地數百里築堡阨其要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與戎約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為桴蔽渭而上後蕃部率帳屬絶渭奪筏殺防兵出師與戎戰我兵翦戮甚衆生擒數十人縶俘於獄以聞太祖憫之曰

奪其地之產得無爭乎仍連邊州之擾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里於朝並涑水紀聞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謀之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錢俶進寶犀帶太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

俶請宣示一觀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媿服其規模豈不宏遠哉

王全斌伐蜀之歲是時大寒太祖著帽絮被裘御講武殿氊帳曰此中寒尚不能禦況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將持賜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入辭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斬之漢瓊等皆股栗畏懾此所以見御將之恩威皆出於一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

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秖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太祖服用儉素退朝常用絁袴麻鞋寢殿門懸青布緣簾殿中設青布幔以上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出傅商公佳話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

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出東軒筆錄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菓曰今之武臣亦當使之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出涑水記聞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致理之要多遜

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盖肇於此出文正公筆錄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庫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彼中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庭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則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後改曰左藏庫今為內藏庫出歸田錄

魏咸信言故魏國長公主在太祖朝嘗衣貼綉鋪翠襦

入宫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窺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黄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

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寶裝溺器擲之於地令杵碎之曰汝以何器貯食似此不亡何待以上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後普不復敢言出丁晉公談録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懽至醉經宿未嘗不

悔也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子可斬也此天子廨舍耳汝敢敗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田獵墜馬怒自抉佩刀刺馬殺之既而嘆曰我耽於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太祖常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故上曰汝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

故不樂也

太祖採聽明遠每遇邊關之事纎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曰劒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仙長若熱詩曰煩暑欝蒸何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齒寒之懼而西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諜者孫遇齎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間者命王全

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閤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策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芻糧耳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師師来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自劍南獨先歸闕乞見恐彰已惡歴數全斌等數將貪黷財貨縱弛兵律俱為所訴反欲以自厳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慍止有曹彬

一人耳臺臣請深治蜀諸將横越之惡太祖盡釋之已上

出涑水紀聞

太祖即位後遣王全斌劉光義爲先鋒曹彬爲都監沈義倫爲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三千人是時曹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委任者轉亂殺人又曰曹彬但

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
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
王授金州節度餘皆進擢之忽一日宣曹幷潘美曰命
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
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殺
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肯
署字太祖令取進呈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何為
對朕堅自伏罪曰臣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

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一身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慎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瑋琮琍皆享豐禄豈非餘慶乎已上出丁晉公談録

宋白言開寶九年雩祀西洛陰雨踰月齋宿之旦尚未

霽太祖遣中使禱無畏三藏塔與之誓言倘不即止毀其浮圖又俾近臣齋詣與嶽神宿齋日雨不止當施桎梏於汝至太極殿齋宿辰巳間雨霽洛陽令督役夫輦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還雨復作無畏西僧唐開元中至長安玄宗甚禮重之每祈雨輙應事具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及李華碑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既納趙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揀選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

宿衛厚其粮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幹弱枝致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自奮告曰蕞爾城而久不下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上曰吾蒐簡訓練汝曹心盡力竭矣汝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牙也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

激往往有出涕者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散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汝能為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鐵檛檛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名之於御座前傅以良藥賜衣帶及鞍勒拜太府卿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朝太祖讓

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殉罪當死尚何所言上恱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並見涑水紀聞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人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寢弱當使之勿測旣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上之偉度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三軍擁迫而回不得已而徇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君不得殺害百姓不得取奪財物能從吾令則不違汝推戴於是三軍曰不敢違命出丁晉公談録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撾者上問曰此何以異於常撾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撾首視之撾首即劒柄也有刀韜於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此時此物固

足恃乎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逵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宰相諭逵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户（已上出涑水紀聞）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来兵連禍結帑廩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

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
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候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
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一舉平晉也
周廣者開寶中為內外馬步軍都頭嘗好言外事一日
白太祖曰朝廷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旁設使者位俶
雖貴極人臣民無二上而奉命者不正其名此大辱國
太祖曰汝頗能折之否廣曰臣請行上即日遣廣為使
俶猶襲故態廣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遂移床西向

正賓主之禮復命廣氣甚驕將希寵賞太祖曰汝蓋倍朝廷威勢不然者俶何有於汝哉廣大慙其御下之英略如此

劉鋹性絶巧自結真珠鞍勒為龍戲之狀獻太祖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駭服償以錢三百索上謂左右曰移此心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閩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巵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至煩王師致討罪在不

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
敢飲此酒太祖笑謂之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
事即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慚謝
太祖善馭豪傑得人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
水戰目謂左右曰人皆言亡身為國然皆人之所難言
之易耳時禁衛將帥軍廂皆侍側有天廂李進卿前對
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數十
人救之得免幾於委頓上左右内侍數十人皆善武藝

伉健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慰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泗州檻生虎來獻上令以全羊臂與之虎得全肉决裂而食氣甚猛悍欲觀之也俄口呿不合視之有骨横鯁喉中上目左右内侍李家訓即引手探取無所畏常因御五鳳樓有風鳶墮南角樓鴟尾上顧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内侍失其姓名攝衣舉屋桷以登緣歷危險取之以獻觀之胆落盖試其趫捷也太祖始自總戎為士卒畏服及踐阼善闕籍者多以

闕

雄武軍自此或習試武闕毆以教勝負漸增俸緡遷隸上軍闕侵晨出城習馬至暮歸飼馬不合闕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議取蜀有闕曰西川除在天上不可到若舟車足跡可至必取之耳士皆賈勇思奮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才七千人

居常衛士直廬中或給以棊枰令對奕為樂曰此徒端居終日無他思慮以此使之適情耳

太祖平蜀擇其親兵驍勇者百餘人補内殿直別立班

院號川殿直南郊賞給凡本班減五千遂相率擊登聞鼓訴其事上大怒曰朝廷給賜自我而出安有例哉盡捕違狀者四十人斬於市餘悉配隸下軍遂廢其班一日内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棄市詰得遺火卒縛於火中自是内司諸署莫不整肅並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維忠易州何繼筠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謙溥隰州李繼勲昭義趙贊延州姚内斌慶州董遵誨環州

王彦昇原州馮繼業靈武寃權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其征税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夷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東之憂出東齋記事

太祖將改年號謂宰相曰須出古來未嘗有者宰臣以乾徳為請三年平蜀宫人有入掖廷者太祖因閲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徳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鑄此鑑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蜀

中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得太祖大喜曰作宰相必用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太祖躬履儉約多所減損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以青布緣幃簾宮中閨幕無文采之飾常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出聖政錄

太祖初臨御欲知外事有史珪者常為隊長掌衛殿廉事入白頗得實後有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貴之親吏在德州為奸知州國子丞梁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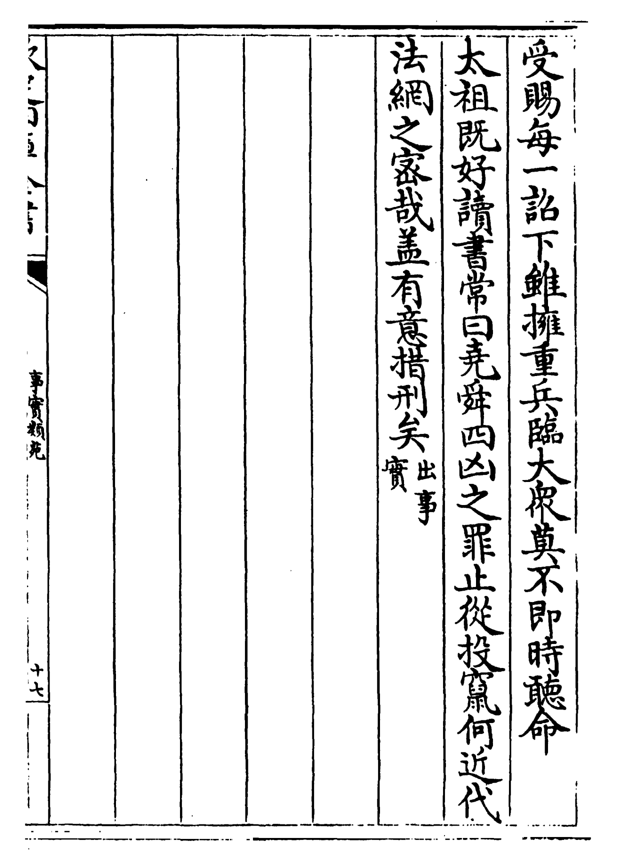
善以事告珪圖去夢昇珪紀於紙伺便言之一日探懐中所記進曰徳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死上曰此必貴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取記紙付黄門傳中旨以夢昇為賛善大夫既行又曰與左賛善珪懃快而退俄坐漏禁中語黜官

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偶出因忽幸其第時兩浙錢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普方置在廡下會車駕至倉卒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

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嘗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開寶中教坊使衛某年老當外補援後唐故事求領小郡太祖曰伶人為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於本部中遷叙乃以為太常大樂令出澠水燕談

自唐寶大後歷肅代藩鎮遂不復制以及五代之亂太祖即位罷藩鎮擢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生民



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即時聽命

太祖既好讀書常曰堯舜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哉蓋有意措刑矣出事實

事實類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二　　　　宋　江少虞　撰

祖宗聖訓

太宗

太宗嘗謂皇屬曰朕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守儉素外絶游觀之樂内卻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宫民庶艱難人之善惡是必未曉略說其體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言納

誨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飡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啓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求永久富貴以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吕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

近日内外皆来上對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
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
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
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愁天下
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有常節自
凌晨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晝
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得力

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倘四肢無所運用使就枕血脉凝滞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乎天全係人之調適卿等亦當加意無自輕於攝養也

上嘗御便座錄京城繫囚至日昃近臣或以勞苦過甚

上曰不然倘罪及無辜使獄訟平反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為治民耳如受任悉能盡公决斷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

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下為政尚能致茲

感應若帝王用意恵民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朕孜

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琪曰天下治亂係

在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勞致治陰陽和順寰宇寧謐

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朝惟觀古史究歷代興亡

善惡之事以凖古成憲上資神聖中外甚幸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

是過茍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斷案多不識治體

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法官上閲宰執定刑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知清獄訟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上然之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忍行也二年契丹寇邊邊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以軍法論上遣軍吏誅之既行謂之曰此奏尚有疑得毋所部名之耶當詳而後決使至部之闕 乾寧軍令部送民

入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上之明察如此

上嘗謂宰相曰朕於黎民孜孜訪問務欲令其得所感悅人情亦不難致且虎狼之性最是難禦然而能畜虎者以時飼之使知養育之意伏牙藏爪而况於人乎因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凝滯若稍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古人有言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此言甚有理致

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

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則知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上悅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貿市者謂侍臣曰市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大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

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及正合黄老之道並事實

至道二年夏大旱遣中使分詣五嶽祈雨學士草祝上自書名隨其名設香再拜而遣之王禹偁時在翰林上言五嶽視三公從前祝版御署已踰禮典固無君上親書之理上署之紀尾云昔成湯剪爪斷髮禱桑林之社尚無愛矧為百姓請命豈於筆札而有所惜哉

内侍王繼恩平李順之亂中書議以為宣徽使太宗曰

宣徽者執政之階也朕覽前籍多矣皆不欲宦者預政可授以他職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合任昭宣使河州團練使非此拜不足以為賞上不悅因召翰林學士張泊錢若水議置宣政之名班在昭宣使之上以授之加領順州防禦使

登州海岸林中常有鷹自高麗一夕飛渡海岸未明至者絶俊號曰海東青淳化中夏帥趙保忠得獻上上歎曰朕久罷畋游盡放鷹犬無所事此令即以賜卿當領

之也（並楊文公談苑）

興國中張觀樂史鎖廳合格不得進士及第祇以為幕職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出澠水談苑）

史（闕）唐貞觀三年（闕）以宰相監修復有修國史史館修撰直館之員集賢院自開元五年置麗正修書院於集仙殿十三年改為集賢殿以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有學士侍講學士之名後置大學士以宰相領之并有修撰校理直院之職貞元中增置校書正字梁氏都汴

貞明中以今古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為三館湫隘卑庳周廬徼道在旁衛士騶卒喧雜每受詔有所撰述徙他所以就之太宗即位因臨幸周覽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棟宇宏大自舉役車駕再臨視勞賜工卒又令作園圃植卉木引金水河以注焉西序啟便門通乾元殿以行幸三年春新館成賜名崇文院悉遷西館書分布西廊為集賢書庫南廊為昭文書庫西廊分經史

子集南廊為史館書庫初平蜀得一萬三千卷平江左得三萬餘卷參以舊書為八萬卷凡四庫皆用雕木架青綾帕幕之昭文館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常以宰相兼領此外有史館修撰直史館集賢院直學士檢理之名淳化中復置直昭文館直集賢院亦有修國史崇文院檢討編修祇候皆無定員不常置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

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曰覽三卷一年而讀遍賜名曰太平御覽

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國僧闕然至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矣文武寮吏皆是世官上顧宰臣等曰此蠻夷耳而嗣世長久臣下亦世官頗有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鮮能繼述父祖基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而孜孜求治未嘗敢自暇逸深以畋遊聲色為戒所兾上穹降鑒亦為子孫長久計使皇家

運祚久長而臣僚世襲禄位卿等各思盡心輔朕無使
遠夷獨享斯美
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詢宰輔求才
實兼美者先名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近臣曰
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嘗聞人言朝廷命一舍人六姻
相賀諺以為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贄南府人朕初即
位以其樂在詞筆遂命掌記頗聞制書出人或哂之亦
且素無時望不稱厥位朕亦為之靦顔業已進用亦終

不令入翰苑後因覽唐書故事見其多自畢位作學士者遂令杜鎬檢閱録唐朝學士不拘品秩自校書正字畿尉至尚書皆得為之會光禄丞尹少連上書引馬周遇太宗事其詞多捭闔上異其才召試何以措刑論文理可觀即欲超擢詢及樞宰無有知少連名者慮不協時望遂止蘓易簡薦吳人浚儀尉周再俊拔可任因御試首舉人遂令亨考校臨觀與語以察其器局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鷹賦以比張茂先鷦鷯之作文彩亦

可尚上意其非大器也語易簡曰且可令序遷京秩更餘覲之改光祿寺丞月餘暴遇疾卒上之衡鑒精審如此楊文公談苑

太宗嘗謂侍臣曰國若無内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内患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於此

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皇居常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

也薛居正等聞上言皆喜其後征晉陽討幽薊歲遣戍邊用度寖廣鹽鐵榷酤關市礬茗之禁蹄峻

太宗嘗謂近臣曰俟天下無事當盡蠲百姓租税終以多故不果故錢若水言至道中嘗掌樞密

太宗嘗至玉華殿議邊事議既定向敏中取紙筆將批之上曰卿大臣不當自作文李掞在外否耶召入授其意令其草之時掞承旨也

太宗留心政事淳化五年自署一幅云勤公潔已奉法

除奸恵愛臨民始可稱良吏本官有俸並給見緡凡闕
三十餘通命有司擇京朝官之有課最者賜之殿中
丞李虛已以循良清白預其選得知遂州虛已作敘感
詩以獻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上
喜甚批紙尾云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錢五百緡以遺
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已云與五十緡丞相曰前日
所賜五百緡上曰此誤也不可以追改虛已父寅舉進
士年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署著作佐郎有詞學清

闕虛己亦純學篤慎家極貧雖至尊之誤筆乃天之所賜如郭旦得黃金尋飛錢之比歟然自是詔閤門不得受羣臣詩賦襍文之獻欲自薦者投文於中書宰臣籍其臧否上之並楊文公談苑

太宗淳化五年月歷載上謂侍臣曰聽斷天下事直須耐煩盡臣下之情者莊宗百戰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謂懵然矣終日湛飲聽鄭衛之聲與伶官等嘲諢自昏徹旦謂之聒帳半酣之後至略酒筵沈醉闕

至夜不已掐箭者但以物擊其銀磬聲音中的與俳優輩結十弟兄每略與近臣商議事必傳語於人叙相見遲晚之由縱兵出獵涉旬不反於優倡躁褋之中復自矜寫春秋不知當時州政何如也蕪易簡書於時政曰上自潛躍以来多詳延故老問以前代興廢之由銘之於心以為鑒戒上来數事皆史傳不載秉筆之臣以記録焉

太宗將討太原選軍中驍勇趫捷者數百人教以舞劍

皆能擲劒高丈餘袒裼跳躍以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莫不震懼會北庭使至宴便殿日令劒舞者數百人科頭露股揮劒而入跳擲承接霜鋒露刃飛舞滿空北使懼形於色淮海國王錢俶等驚懼不敢仰視俶言於上曰此尚書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者也上甚悅及親征每廵城督戰必令前道逞技賊乘城望之破胆太宗詔作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時太祖特鍾友愛賞賚不可勝紀今悉貿易以作一宮為百姓請福不令

費庫物王沔曰土木之作必有勞費不免取百姓之脂膏耳上嘿然既營繕命中人董役役夫常不滿三千人三司率多移撥三五百人給他作中人言於上上曰有司所須之人皆要切汝自當與計議圓融勿令有妨既而數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遂令罷役歲餘內道場與道流言及之上即令出南宮舊金銀器數萬兩粥於市以給工錢訖其後宮成常服一詣焚香而已

至道初李繼遷遣其大校張浦入貢上御便殿召衛士

百輩習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是賜繼遷一弓皆一石六斗繼遷但以朝廷威示虜謂非人力所能挽至是衛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上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固已逺遁豈敢拒敵上悅後以浦為鄭州防禦使留京師

有司歲請竹索以修河橋其數至廣太宗曰渭川竹千畝與千户侯等自河渠之役歲調寖廣民間竹園率皆荒廢為之柰何吕端曰芟葦亦可為索後唐莊宗自楊

留口渡河為浮梁用葦索上然之分遣使臣詣河上列葦為索皆脆不可用遂寢當莊宗渡河蓋暫時濟師也

並見楊文公談苑

兖王宫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常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名其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强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在舍時見州縣督税上下相驅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血流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

稅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爲假山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曰使視之踰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宫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爲輔佐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

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名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宫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田錫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来養成聖性上悦益重之出聖政録

太宗鋭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扈蒙徐鉉張洎等門類羣書爲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詔昉等撰集野史小説爲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爲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太宗閲御覽日三卷有闕則暇日追補之

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澠水燕談

太宗常謂侍臣曰朕萬幾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剸裁全倚於人則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儉而元凶悖逆及隋楊素邪佞唐許敬宗諂諛之事侍臣聳聽蘇易簡曰披覽舊史安危治亂盡在聖懷斯社稷無窮之福也

上覽兵法陰符經歎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蓋奸雄之志也至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祥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
武功克受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廢觀書意
欲酌先王成憲而行之以盡[闕]意也
太宗親征太原次澶淵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
軍儲迎謁道左太宗見姓名喜以爲我師必有捷之之
兆車駕將至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置酒高會於
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太宗謂曹彬
曰朕令潘美出雁門先取靈應卿以大軍聲言取幽州

而持重緩行敵聞之必聚勁兵於彼不復出援山後矣既而美果下寰朔靈應重進得山後要害地

上親録京師繫囚謂近臣曰為君勤政即得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恤國事惟務畋游動經浹旬每出大傷苗稼及還蠲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尤曰莊宗兼惑於音律縱酒自放中官典郡者數人上曰大凡人君以節儉為本仁恕為念朕在南衙時亦常留心聲律今來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鹽湯代酒鷹犬之娛素

所不好且多殺飛走真闕不許朕常以此為戒已上見事實

帝語宰相曰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常覽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為樂然日覽三卷恐至罷倦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為監雖未終盡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已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好事之士讀萬卷亦不為難大凡讀書惟性所好若其不好讀書亦不入昨日讀書從巳

至申有鸛飛上殿砌至罷方去左右曰昔楊震講學有鸛銜鱣墜堂下亦此類也見帝學

上讀老子語侍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則不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太平興國八年上顧宋琪李昉等曰朕因思閭里間每日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大臣同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

恩善事以副億兆之禱宋琪曰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諭豈敢為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思公勤庶幾萬一咸再拜謝並事實

太宗喜弈碁諫臣有乞賍竄碁待詔賈玄相南州者且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而萬機聽斷大致壅遏復恐坐馳宵襟神氣滯鬱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卿等不須上言出湘山野録

太宗作九絃琴七絃阮嘗聞其琴蓋以宫絃加二十絲

號為大武宫絃減二十絲號為小武其大絃向下宫徽之一徽定其聲小絃向上宫徽之一徽定其聲太宗嘗酷愛宫調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闕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曰三清外一調最古忘其名琴家祇命賀若弼太宗嘗謂不博金不換玉二調之名頗俗御改不博金為楚澤涵秋不換玉

為塞門積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調撰一詞蘓翰林易簡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轝挽玉𪖃背冷清風遠文瑩京師徧尋琴阮待詔皆云七絃阮九絃琴藏秘府不得見出湘山野録

太宗善飛白其字大者方數尺善書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語侍臣曰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心好之不能捨耳江東人多稱能草書累召詣之殊未知向背

但填行塞白裝成卷帙而已草字學難完飛白筆勢難二無亦恐自此廢絶矣以數十軸藏於秘府上甞作奕碁三勢使内侍裴愈持以示館學士莫能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鵞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喻令語諸學士始能曉之皆歎伏神妙前後名待詔等對奕多能覆局爲圖藏於秘閣古碁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記交襟難辨徐鉉改爲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

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
相十七坐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古圖之法甚爲簡便
並楊文公談苑

賈黄中字娲民滄州人耽之四代孫太宗時以給事叅
知政事名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此今之
孟母矣作詩美之未幾罷知澶州太宗戒之曰小心翼
翼君臣皆當如此矣太過則失大臣之體太宗謂其母
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衰與之語甚敏因謂近臣曰黄中

多憂畏必先其母死及其卒母尚無恙出范蜀公蒙求

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今殆二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跨邑去為僧者蓋慵稼穡而避征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見事實

六月命內供奉官藍敏正賫御草書五軸藏秘閣史館修撰張佖直秘閣朱昂率三館之士登閣以觀之信神筆也敏正仍言上雖盛暑著之時筆札未嘗釋手服勤樂

闕

前代帝王皆所不及佖等相謂曰萬乘之尊尚勤篤若此臣子當何如哉各瞻翫移時而退

淳化三年九月太宗新修祕閣帝登閣觀羣書整齊喜形於色謂侍臣曰喪亂以來經籍散佚周孔之教將墜於地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廣募今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中矣即召侍臣賜坐仍命酒召三館學士領焉日晩還宫顧昭宣使王繼恩曰亦可召傳潛戴興令至閣下恣觀書籍給御酒諸將飲宴潛等皆

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已上見蓬山志

事實類苑卷二

事實類苑卷三

宋 江少虞 撰

祖宗聖訓

真宗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次對論儒術汚隆君臣難易之要上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人君之所難在於聽受人臣之不易在於忠直其或君以寛

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上下之際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
猶掯諸掌孰曰難哉因作二論示之出守突闕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真宗謂羣臣曰命令屢改甚失治體卿等識之且事有可否執政者所宜盡心無有隱也

石熙正知寧州上言昨靖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調兵三五萬太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石熙乃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復誰敢有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秦國長公主嘗為子莊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繫朝廷公議不可㑹國長公主為翰林醫官使趙自化求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為自化求遥郡朕以遥郡非醫官

所領此固不可也

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耶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講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自陳戀闕泣下不肯去真宗曰全魏重地委任於卿亦非輕也宜去贄退召輔臣問之輔臣對以近例亦有已受命而復留者曰朕初嗣位命贄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羣臣皆畏服見國朝事實

五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他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朕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講論文藝以日繫時寧有倦耶十

月名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有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其間亡佚者多方搜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秘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有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並列篇目蓋收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複無謂也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書玉宸殿即帝偃息之所茵幃皆絹為之無文綵之飾聚書八千餘卷

天禧四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於宣和門之北閣待制預焉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常三年九月名宰相樞密兩制及東宮僚屬於清景殿觀書帝以青宮要紀事有未備因博采羣書廣為承華要略十卷每篇以賜皇太子至是書成故召近臣咸聚觀焉時帝雖政務繁劇亦中夕披閱條其舛誤纖毫窮究諸儒疲於應對為文務求温雅製述尤多外書奏歌謡無不重複省覽暑月或衣單絺流汗浹體而詳覽不輟文史

政事之外無他玩好帝讀經史摭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就五十篇其後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已上見帝學

景徳元年十二月契丹使韓祖奉書於行宫請息兵納和與曹利用偕来初議求關南地真宗曰為民屈已誠所不辭但關南地極無名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必若固求當決一戰所念河南重擾倘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於體無傷利用言國母一車別無供帳親與利用飲

食軏上横板布食器主及其臣重行而坐語云私語左右曰爾見北塞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臣熟察之倘求割地必請會即蕩平及通好二年十一月癸酉國母國主各遣使来賀承天節致御衣十二襲皆裘細繡刻絲透背紗縠貯以金玉水晶鞍勒馬八散馬四百弓矢鑌鐵刀鷹鶻粆腊契丹新罷酒青白鹽果實百品貯以練襦器使人以戎禮見賜氊冠窄袍金鞢初時見李宗鶚引令式不許佩刀至上閣門欣然解之上曰戎

人佩刀是其常禮傳詔許其自便副使劉經曰聖上推心置人腹中足以示信遐邇也

真宗覽兩浙提點刑獄皇甫選獄空奏因謂近臣曰聞選務欲所部獄空常戒諸州毋得濫受詞訟夫禁止告姧則人之曲直邪正無以辨明當諭轉運使飭止之因道諸非法栲訊恐致非辜近覽其獄尚復逾越當申明前詔戒之已上見三朝訓鑒

真宗好文雅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廷更察其形神俊朗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孫奭鑄鼎象物賦云足為下正詎聞公餗之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歬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出盧陵歸田錄

真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經筵之常講也謂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齋亭閣選純學之士三四人止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暇則薦茗果盡巳論

削去進説之儀遇疲則罷元薦查道李虛已李行簡三人入奏曰道欽州人母病常思鱖魚羮方冬無魚默禱河神於水中得鱖魚一尺者以歸虛已母喪明醫者曰須以舌舐勿藥自痊虛已舐睛二年遂明行簡父患癰嘗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父疾遂平元薦倍侍真宗喜曰朕得人矣玉壺清話

上嘗謂近臣曰朕樂聞朝臣讜議近羣僚奏章多自是陳等績過行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期不嚴闕　豈可

慘虐剋剝邀為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輩真酷吏也

上嘗謂近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時日探討簡編素所躭玩古聖賢典㫖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讀侍講學士自今令秘閣官每夕具名奏聞朕欲名見得以訪問其後每當直或名對多至二三鼓方退

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之文有國家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文物制度聲名參今

古而適時用莫若史漢學者可不盡心焉旦曰孔子於衰周歷聘諸國退而删詩書定禮樂以五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古人云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如云志在春秋者誠欲以褒貶極筆於終古誅賞之法使亂臣賊子觀而知懼玆立教之深旨為國家之大要自司馬遷為一家之書蓋知春秋凡例不可記故曰紀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勸懲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出其意但謂詞采而已上曰夫子

之道不可斯須而舍迂儒或言堯舜之時無夫子亦治
此淺說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故曰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其推尊而宗
奉彌至所謂夫子之道與堯舜無異也
上嘗謂侍臣曰古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
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禮記世子篇注云文王以憂勤損
壽武王以快樂延年其聖經之旨必不如此盖注皆不
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得減壽耶夏禹

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永年大約帝王能憂人之憂不自暇逸豈無感應鄭康成注此頗不近理安足為之鑒戒朕常與邢昺論之昺不能對已上出事實

咸平初修太宗實録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事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職方員外郎吴淑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皆昉在中書日事史筴本憑直筆倘子為父隐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楊文公談苑

太宗善草隷行八分篆飛白六體皆極其妙草書尤奇絶今上悉令各求編次凡三十餘卷于闐玉水晶檀香為軸素紫綾標文錦條黄絹帕金漆櫃作圖閣於含元殿之西南隅以藏之頻召近臣觀覽稱歎上自作太宗聖文神筆頌親書刻碑以美其事碑陰列其部秩名題以墨本賜近臣焉楊文公談苑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遥郡真宗曰醫工為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臣面諭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御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曰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真宗禮遇詞臣厚矣（出澠水燕談）

真宗嘗諭宰相（闕）補郎官稱其行甚美俟罷郡來朝與除監司及還帝還詰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父來謁明日乃以名薦上黙然不許退察所以乃知已為伺察者密報矣終真宗之世其人不復進用真宗之惡奔競如此

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廁其間別有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信公裒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鬬者其母追而呼之不從母顛躓而死會闕 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母言不從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言笞也羣臣無不驚服涑水紀聞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隕家聲朕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事言近日踰月並無公案漢文決死刑四百闕　唐太宗決下罪三百死闕　之以刑措令以四海之廣而刑奏不聞動輙踰月是以知民識禮義而不死於有司也請載之史筆

景德初契丹冦澶車駕議幸是時曹武公瑋及秦翰為澶駐泊詔許便宜軍馬事不由申覆二將議曰戎輅不過河則已敵騎萬一度橋奈澶州素不設備遂督士卒

深闊渠以遶城旋開旋闕以枯蒿襍草覆渠面使敵不測其深淺駕至澶臣僚乞駐蹕澶南寇準固請過河以取威高殿前瓊力挽鑾駕以進揚其聲曰儒人之言多二三願陛下莫遲疑不渡河無以安六軍之心御駕方渡橋時士卒不山呼左右頗異之瓊曰乞急張黃屋使遠近認之既張繖果齊聲呼萬歲士氣歡振是時車駕次澶北匈奴毳帳前一黑星隕若沉石其聲鳴吼移刻始盡此最為澶淵之先吉也皇弟雍王元份留守東

京暴中風眩急詔王文正旦代司留守出湘山野録

真宗西祀回名臣寮赴後苑宣示太清樓聚書記朝拜諸陵自幸西京記西京内東門彈丸壁記皆御筆書也笑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優盡是朕親撰不假手於人此語盖指在楊大年也歸田録述之湘山野録

真宗嘗面諭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謂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兵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堅守不即下至煩再舉東軒筆録

真宗聽政之暇惟務觀書每觀畢即有篇詠使近臣從之和故有御製看尚書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易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後有御製讀宋書闕首讀書二首讀後魏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書闕三首讀隋書二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二首讀五代後唐史二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三首可謂近時好學之主也青緗襍記

真宗幸崇文院閱新編君臣事迹門楊億修撰條例真

宗曰著書難事非精敏詳實後無取信億曰史臣記事誠合備書然事有依據可載簡册者方得紀録修書

景德二年詔國子監直講孔貞龍圖閣待制杜鎬等同校定莊子鎬等以莊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刪去

真宗嘗出序文謂宰相曰觀其文理可尚但傳寫訛舛耳乃命翰林學士李宗諤楊億直學士陳彭年龍圖閣待制等別加讐校冠篇首直史館陳靖言吉州陸曙被疾狂躁迭相論訴不可治民望寘諸文館以鉛槧供職

真宗曰國家文館以待天下賢俊豈養疾之所耶陳靖
妄有陳述當謹戒之見蓬山志

景德四年朝陵次鞏縣監軍康繼彬獻洛鯉三十尾上
曰朕見其生不忍食之又玉宸殿養魚垂釣得亟令放
之顧左右曰萬類一死無再生不欲殺也

右正言知制誥宋㬢轉對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有改更
自今應陳述利害改張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詳議其經
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張紀綱以絕分爭上

顧宰相曰此甚識體且事之可否執政之地所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制若一事遽行則攀援徼計詞說競起處置頗難是命令所施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輕為釐革初則皆以為當後則翻成有害及復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尤當執守書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謂也上又曰涖官之人不可太寛致成弛慢亦不可過求人之罪務於煩擾王旦曰古人有法出而獘作令

下而奸生寛則民慢陷法者多極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謂此也上深然之已上見事實

事實類苑卷三